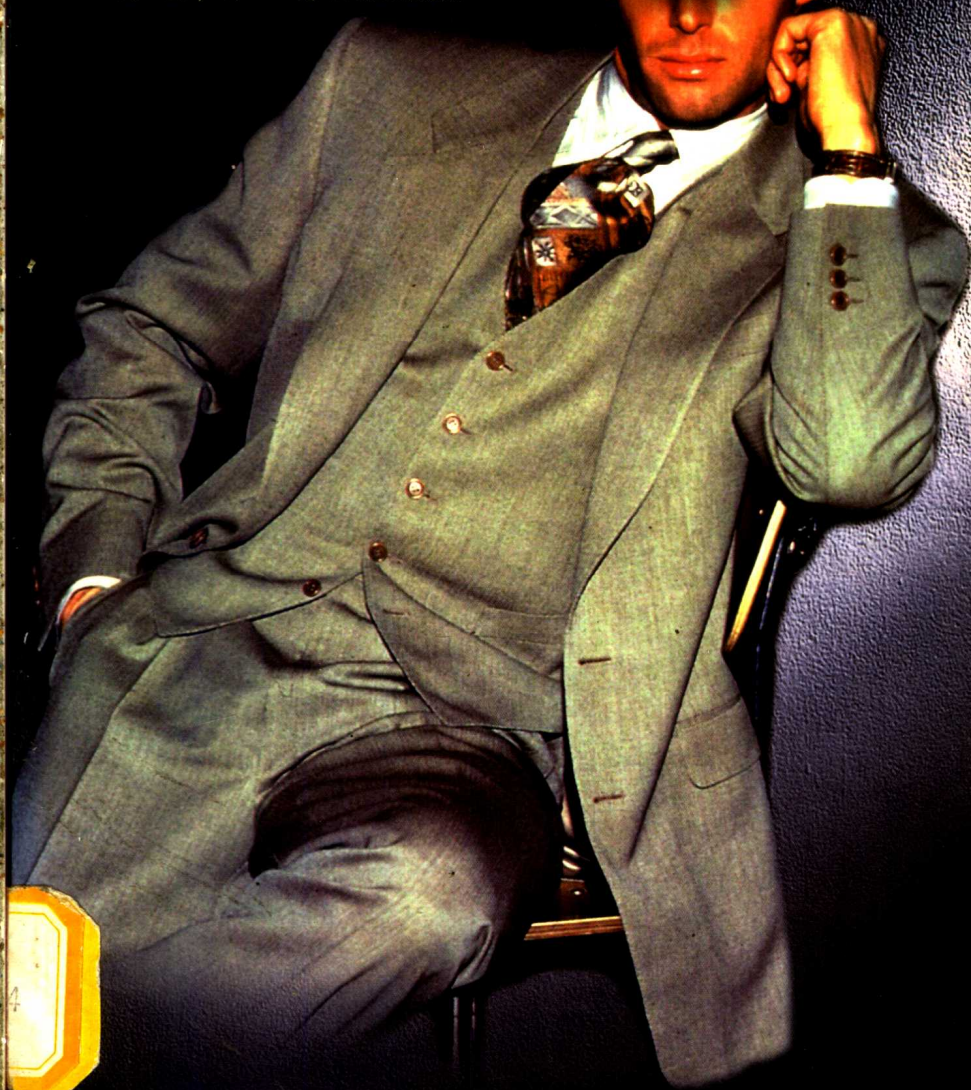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牙医谋杀案

庚云 /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牙医谋杀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庆 云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牙医谋杀案

ONE. TWO. BUCKLE MY SHOE

Copyright Agatha Christie Mallowan 1940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庆 云
责任编辑：杨民生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64 千字
印 张：7.62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30-8/I·1064
定 价：17.00 元

黔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黔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一颗装饰鞋扣	(1)
第二章	死无对证	(17)
第三章	蛛丝马迹	(59)
第四章	扑朔迷离的女尸	(105)
第五章	笨得像母鸡的女人	(133)
第六章	菜园里的枪声	(160)
第七章	两对恋人	(177)
第八章	女仆的证词	(198)
第九章	凶手毕露	· (213)
第十章	尾 声	· (239)

第一章 一颗装饰鞋扣

1

早餐的时候，莫利先生的情绪不高。

他抱怨熏猪肉味道不佳，不知道为什么咖啡看上去像泥浆，还说早餐的麦片一次比一次糟糕。

莫利先生个子很小，但是他的颌部轮廓让人感到他为人果断自信，他的下巴模样表明他爱好争斗。他的姐姐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很像女掷弹手，她在给他料理家务。她若有所思地望着弟弟，问他是不是洗澡水又冷了。

莫利先生很不情愿地回答说，不是这么回事。

他瞥了一眼报纸，评论道，看来政府正从无能的状态蜕变为十足的愚蠢！

莫利小姐声音低沉地回答道，不管哪个政府碰巧掌了权，她总认为是做出了非凡的成绩。因此她逼着弟弟作出解释为什么眼下政府的政策不能令人信服，是愚蠢、虚弱，甚

至完全是自杀性的。

当莫利先生充分解释了这些看法后，他又喝了一杯让他看不上眼的咖啡，才发泄真正使他气恼的事儿来。

“这些女孩子，”他说道，“都是一个样！不负责任，自私自利，哪方面都靠不住。”

莫利小姐问道：

“你是指格拉迪斯？”

“我刚收到那张便条，她的姑妈中风了，因此她得去萨默塞特郡。”

莫利小姐说：

“真叫人恼火，亲爱的，不过，终究难说是姑娘的过错。”

莫利先生摇摇头。

“我怎么知道她姑妈是不是真的中风？我怎么知道，整个事情不是姑娘与那个小伙子事先策划好的？就是那个和她一起外出的很不般配的年轻人。倘若说我见过信不过的人的话，那小伙子就是这种家伙！他们也许事先策划好去郊游的。”

“哦，不会的，亲爱的，我以为格拉迪斯不会做这样的事。要知道，你一直觉得她是勤勤恳恳尽职尽责力的。”

“不错，不错。”

“聪颖的姑娘，确实热爱她的工作，这是你说的。”

“不错，不错，乔治娜，不过那都是这个令人讨厌的小伙子出现之前的事。最近，她变得很厉害——完全不一样了——魂不附体——心烦意乱——紧张不安。”

女掷弹手深深地叹了口气。她说：

“不管怎么说，亨利，女孩子确实要堕入情网的。这是没办法的事。”

莫利先生厉声说道：

“她不该让爱情影响她当好秘书，尤其是今天，我又特别忙！有好几位十分重要的病人。真叫人火冒三丈！”

“我相信，这一定够伤脑筋的，亨利。顺便问一句，那个新来的小伙子表现如何？”

亨利·莫利沮丧地说：

“我还从未见过这么糟的人！一个名字也对不起来，态度不能再粗野了。要是他不再改进，我就要炒他鱿鱼，设法再找一个。我不知道眼下我们的教育有什么长处。仿佛是在培养一群笨蛋。你说什么他们都不明白，更不要说牢记在心了。”

他看了一眼手表。

“我该走了。今天早上我的时间排得满满的。那个叫塞恩斯伯里·西尔的女人要补牙，因为她疼痛难熬。我建议她去找赖利，可是她根本不愿听。”

“她当然不愿听嘛。”乔治娜说道，流露出对弟弟的忠心。

“赖利十分能干——确实能干。他的文凭是一流的。干活使用的是最新技术。”

“他的手颤抖，”莫利小姐说道，“依我看来，他还酗酒。”

他弟弟笑了，又恢复了往常的好脾气。他说道：

“我一点半来取三明治，和往常一样。”

2

安布里奥提斯在萨伏依饭店内用牙签剔着牙齿，独自咧嘴笑着。

一切都进展顺利。

他的运气像往常一样好。想不到他对那个傻女人说了几句客气话，居然就得到如此优厚的回报：哦，不错——真心行善不图报。他从来都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而且慷慨大方！今后，他将会更加慷慨大方。他的眼前飘过种种行善的场面，小德米特里……还有那个好心肠的康斯坦特鲍勃勒斯含辛茹苦地经营着他的小饭馆……对他来说将是多么令人高兴的意外……

牙签在嘴里随意地四处探测，安布里奥提斯的脸部肌肉突然抽搐了一下。美妙的前景变得暗淡无光，现在得考虑当务之急了。他试着用舌头摸索了一下。他掏出笔记本。夏洛特王后大街 58 号。十二点钟。

他试图重新抓住原先的喜悦情绪，可是徒劳枉然，眼前的一切都已收缩成几个不加修饰的大字：

“夏洛特王后大街 58 号。十二点钟。”

3

在南肯辛顿的格伦戈里王宫饭店里，早餐已经用毕，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正在休息大厅里与博莱索太太说话，

她们在餐厅里占用了两个相邻的餐桌，一个星期前，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下榻饭店的当天，她俩便成了朋友。

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说：

“嘿，亲爱的，那牙真的已经不疼了！一点儿疼痛感也没有啦！我想，也许我要挂个电话——”

博莱索太太打断了她：

“别犯傻，我的亲爱的，你得去牙科医生那儿把它治好。”

博莱索太太个子很高，引人注目，说话声音低沉。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四十刚出头，她那花白的头发凌乱地卷曲着，她的衣服全走了样，很有点艺术家的味道，而她的夹鼻眼镜老是往下掉。她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现在她愁眉苦脸地说道：

“不过真的，要知道，它一点也不疼了。”

“胡扯，你刚才还对我说，昨天夜里疼得几乎没合眼。”

“不对，我没有——不，确实——有过，也许是的，眼下，神经真的死去了。”

“那就更有理由要去看牙医啰，”博莱索太太口气十分肯定。“我们大伙都想往后推迟，可是那仅仅是胆小的缘故。不如下定决心，把它治好。”

有句话停留在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嘴唇上，欲言又止。这竟然是表示反抗的喃喃自语：“不错，可是，反正那不是你的牙齿！”

不过，她真正说出口的却是：

“我想你说得很对。而且莫利先生为人小心仔细，任何

时候都不会搞疼哪个人的。”

4

董事会会议已经结束，一切都十分顺利。报告很成功，不应当出现任何异议。但是对于敏感的塞缪尔·罗瑟斯坦来说，董事长的举止中出现了某种东西，某种细小的异常。

他的讲话声音中，有一两处特别短促，带有苦涩的味道——与会议的进程不相称。

也许，有某种难言的忧虑？然而，不管怎么说，罗瑟斯坦无法把难言的忧虑与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联系在一起。他是那样冷漠，那样合乎规范，从本质上来说那样具有英国人的气质。

当然啰，那肝总是……罗瑟斯坦先生的肝病不时给他带来些麻烦。不过他可从未听到阿利斯泰尔抱怨他的肝不好。阿利斯泰尔的身体状况完美无缺，就像他那聪慧过人的大脑和如鱼得水的理财能力一样。这不是因为恼人的热情——他不是个喜形于色的人。

然而——有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有一两次董事长用手摸着他的脸。他坐在那儿，用手撑着下巴。这不是他通常的姿态。而且有一两次他显得——是的，确实心不在焉。

他们走出董事会办公室，下了楼梯。

罗瑟斯坦问道：

“我想，我可以用车送你吧？”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笑着摇摇头。

“我的车等着呢。”他看了一眼手表，“我不回城里去。”他停了一下又说：“事实上，我预约要去牙科医生那儿。”

谜底解开了。

5

赫尔克里·波洛从出租车下来，付了车费，便摁响了夏洛特王后大街 58 号的门铃。

过了不一会儿，一个小伙子把门打开，他身穿听差的制服，脸上满是雀斑，长一头红发，举止十分严肃。

赫尔克里·波洛问道：

“莫利先生在吗？”

他的心里升起了一种可笑的愿望，那就是莫利先生也许被人请走了，也许有病，也许今天不接待病人……一切猜测纯属徒劳。听差后退了一步，赫尔克里·波洛跨进屋里，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不会有丝毫改变，那门轻轻地在他身后关上，没有流露出一点怜悯之情。

听差说道：“请问尊姓大名？”

波洛把名字告诉了他，门厅右边的一道门猛地被推开，他踏进了候诊室。

候诊室里的装饰淡雅恬静，然而在赫尔克里·波洛的眼里，有一种无法描述的阴郁气氛。在那上了光的（仿古的）谢拉顿式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报纸和杂志。仿古的普尔怀特式的餐具柜内放着一副设菲尔德产的镀银烛台和一只装水果和糕点的分层饰盘。壁炉台上安放着一台铜钟

和两只铜花瓶，窗户上悬挂着蓝色的天鹅绒帷帘。椅子垫的图案是雅各宾派执政期间的流行式样，画着红色的鸟儿和花朵。

其中的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位军人模样的绅士，黄色皮肤，蓄着两撇令人讨厌的八字胡。他注视波洛的表情就像一个人在观察某种有害的昆虫一样。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带有一把真枪，虽然看他那模样，他倒巴不得带上一把的，而是因为他带着一个弗利特牌喷雾器的缘故。波洛厌恶地注视着他，暗中思忖道：“事实上，有一些英国人纯粹使人不快，可笑至极，他们一出娘胎就该摆脱这种可悲的境地的。”

军人模样的绅士对波洛怒目凝视了好一会儿，随后一把抓住《泰晤士报》，为了不再看到波洛，就把椅子转了个方向，开始认真读起报来。

波洛拿起一本《笨拙》周刊。

他非常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然而未能找到任何有趣的笑话。

听差走进屋叫道：“阿罗·邦毕上校有请。”于是那位军人模样的绅士被领走了。

波洛正在沉思冥想，是否可能有人真的叫这样的名字，这时门又突然打开，接着走进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当那年轻人在桌旁坐下，不停地翻阅杂志的封面时，波洛从一旁打量着他。一个看上去不讨人喜欢而且危险的年轻人，他思忖道，说不准是个杀人凶手。至少他看上去比赫尔克里·波洛的职业生涯中所逮捕的任何一名凶手更像杀人犯。

听差打开房门，毫无针对性地叫了一声：

“皮勒先生有请。”

波洛理所当然地把这声叫喊看做是叫唤自己，便站起身来。小伙子把他带往门厅后部，转弯来到一个小电梯跟前，然后坐电梯把他领到二楼。在二楼上，小伙子领着他穿过走道，打开一扇房门，进入一间小小的候诊室，又在第二道房门上敲了一下，没等屋内作回答就把门打开，然后往后一站，让波洛进去。

波洛进屋后听见了哗哗的自来水声，便绕到门后，发现莫利先生正在墙边水池里带着职业的癖好洗着双手。

6

即使是那些大人物，一生中也定有某些丢脸受辱的时刻。人们一直说，没有一个男子在贴身男仆面前是英雄。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当你去拜访牙科医生时，几乎没有哪个男子敢认为自己是英雄。

赫尔克里·波洛意识到这个事实，感到浑身毛骨悚然。

波洛是个习惯于对自己作出良好评价的人。他是赫尔克里·波洛，在多数情况下都要比别人高明。然而在这个时刻，他无法在任何方面觉得强过他人。他的精神状态落到了最低点，他纯粹是个普普通通的胆小鬼，一个怕坐牙医诊所手术椅的人。

莫利先生结束了他的职业性洗手，现在用那种职业性的鼓励口吻说着：

“每年到这个时候，天气不该那么暖，是吗？”

他慢慢地领着波洛走向约定的地点——那张手术椅！

他上下调节着椅子上搁头的部位，动作十分灵活。

赫尔克里·波洛深深吸了口气，跨上椅子，坐了下来，把头部放松地靠在椅子上，任凭莫利先生用职业手段随意摆弄。

“喂，”莫利先生兴致勃勃地问道，“那样很舒服吗？是吗？”

波洛用低沉忧郁的嗓音回答道，这样很舒服。

莫利先生把他的小桌子转得靠近些，拿起一面小镜子，抓起一件器械，准备开始工作。

赫尔克里·波洛双手紧攥椅子把手，闭起眼睛，张开嘴巴。

“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吗？”莫利先生问道。

赫尔克里·波洛由于张着嘴，发辅音有困难，听上去声音有些含混，因此他的回答被理解成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事实上，这是一年两次的例行彻底检查，他做事讲究有板有眼，因此才会来到这里。当然啰，或许用不着进行任何治疗……莫利先生或许会忽略不时引起疼痛的倒数第二颗牙……或许他——这不太可能——因为莫利先生是个技术高超的牙科医生。

莫利先生慢慢地从这颗牙检查到那颗牙，又是轻轻地敲打，又是用器械探索，一面还喃喃自语地发表些意见：

“那颗牙的填补物有些磨损——不过没什么了不得的。

我很高兴地看到，牙床完好无损。”他对一颗牙产生怀疑，停顿了一下，用器械转动一下作探查——不，再来一次，一场虚惊。他又检查下面的牙齿，一、二——到第三颗？——不——赫尔克里·波洛模糊地想起一个成语：“猎犬发现了野兔！”

“这儿有点小麻烦。你不感觉疼吗？唔，我感到吃惊。”他又继续往下查。

最后，莫利先生直起身子，露出满意的神色。

“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只是两颗牙的填充物——还有上面那颗白齿有蛀痕。我想，今天早上我们都可以解决。”

他打开开关，响起了一阵蜂鸣声。莫利先生取下牙钻，细心谨慎地安上钻头。

“让我知道哪儿不舒服。”他简短地说了一声，便开始了令人生畏的活儿。

波洛不必对此表示同意，也不必举起手来、皱眉眨眼，或者甚至大声叫喊。莫利先生十分适时地停止钻机，短促地吩咐了一下“漱口”，敷了些药，选了个新钻头，又继续干了起来。这种钻动带来的折磨与其说是疼痛，不如说是恐怖。

眼下，莫利先生正在准备填充物，谈话又重新开始。

“今天上午我得自己做这件事，”他解释道，“内维尔小姐被叫走了。你还记得内维尔小姐吗？”

波洛违心地表示还记得。

“她的一个亲戚患病，因此被叫到乡下去了。这种事老是会发生在繁忙的日子里。我今天上午已经误了时间。你前面那个病人来晚了。发生这种情况真叫人恼火，把整个上

午都搅乱了。另外，我还得多看一个病人，因为她牙疼得厉害。我在上午总是留出一刻钟时间，准备应付这种情况。但是，这仍然使我更加繁忙。”

莫利先生一边碾填充物一边仔细地瞅着。随后他又继续往下说：

“我要对你说，有一件事我始终在观察，波洛先生，那些大人物——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总是准时——从来也不让你等待。譬如说，王室成员，最小心谨慎。那些城里大佬也是一样。今天早上有一个头面人物要来——阿利斯泰尔·布伦特！”

莫利先生用一种洋洋得意的语调说出了这个名字。

波洛嘴里塞着几团棉球，舌头下面还有一根发响声的玻璃棒，使他说不出话来，只是发出一些意义不清的噪音。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那是个如今让人感到激动万分的名字。不是公爵，不是侯爵，不是首相。不，就是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先生。这是个公众几乎尚未一睹尊容的人——一个只是偶尔在报纸短讯中出现的人，并非一个引人注目的人。

他就是那么一个不愿抛头露面、人们也无法描述的英国佬，然而他却是英国最大的银行的头儿。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一个对政府发号施令的人。他过着平静而谦逊的生活，从不在公众场合登台亮相，也从不发表演说。然而他的手中掌握着最高权力。

莫利先生俯着身子把填充物塞进波洛的牙内，一面仍然用充满崇敬的语调说着。

“他赴约从来不迟到，常常把他的车打发走，然后步行回办公室。他讨人喜欢、温和谦逊、毫无架子，打高尔夫球，喜爱他的花园。你做梦也想不到他能买下半个欧洲！看上去普通得就像你我之辈。”

听到莫利随口把两个名字连在一起，波洛心中感到一阵不快。莫利先生是个不赖的牙科医生，不错，但是伦敦城里还有着其他不错的牙科医生哩。而赫尔克里·波洛却只有一个嘛。

“请漱口。”莫利先生说道。

“要知道，这就是对他们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所有那些人的回答。”莫利先生在处理第二颗牙时继续说道，“我们这儿一切都太平平的。瞧，我们的国王和王女多么民主。当然啰，像你这样的法国人是习惯于共和思想的——”

“我——呃——不——法国——我——呃——比利。”

“嘘——嘘——”莫利先生忧伤地说，“我们必须使龋洞完全干燥才行。”他毫不留情地把热空气往洞口喷。

接着他又往下说：

“我不知道你是比利时人。真有意思。利奥波德国王，一个好人，我经常听人这么说的。我本人坚决信奉王室传统。要知道，训练有素。你看着他们记住姓名和面孔的不同凡响的方法。这全是训练的结果——不过，当然啰，有些人对这类事情有天生的才能。譬如，我本人就是这样。我记不住名字，但是我见过的面孔就怎么也忘不了。这种方法真是非同一般。譬如，有一天来了个病人——我过去从未见过。那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可是我立即对自己说，‘我在